

栾凯《醉了千古爱》的审美韵味研究

金 形

[摘 要] 由青年作曲家栾凯创作的民族声乐作品《醉了千古爱》将中国古典美学与现代美学进行完美融合。从传统戏曲的韵味传承看，作品精妙融入京剧中的多种润腔技巧与板眼结构等元素，鲜活地展现了深厚的民族艺术韵味，传承了中国传统戏曲的审美精华。与此同时，作曲家对传统乐器进行了创新编排，巧妙融入现代审美元素，既贴合当代听众的审美期待，又彰显了作品古今交融、意蕴深远的艺术特色。这种兼容并包的独特艺术形态与风格组合，体现了以传统音乐素材为根、现代音乐音效为载体的民族声乐作品创作新模式，赋予当下民歌的古典美与戏剧美，使其具备典型的“新古典民歌”气质，堪称当代民族声乐创作中古典与现代交融的典范之作。

[关键词] 民族声乐；戏曲元素；栾凯；《醉了千古爱》

中图分类号：J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736(2025)04-0149-06

DOI:10.20093/j.cnki.CN21-1080/J.2025.04.19

自21世纪以来，我国作曲家在声乐创作领域进行了新颖且大胆的探索。他们在民族风格的挖掘、本土题材的运用及形式的多样化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艺术风貌。一方面，作曲家们不再满足于对传统表现元素的简单沿袭，而是对其进行了极具创新性的拓展与深度应用。他们深入挖掘传统戏曲、经典民歌及民族器乐的宝库，精心提炼其精髓，巧妙地将这些元素融入声乐作品创作中。这种融合绝非浅尝辄止的拼凑，而是经过深思熟虑，让作品在传承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绽放崭新的艺术光芒。另一方面，通过这种多元化的创作手段，当代声乐作品不仅深刻彰显了浓郁的民族风格与独特的本土气质，更呈现了多样化的意蕴表达。无论是细腻的情感抒发，还是宏大的主题呈现，无论是对传统经典的温情致敬，还是对时代精神的创新诠释，这些作品都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艺术

魅力，为听众带来了全新的视听体验，成为推动我国声乐艺术发展的重要力量。这种创新与融合的创作趋势，不仅为我国声乐艺术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也为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与思路。

一、栾凯声乐作品中的融合性思维

“中国民族声乐是继承了我国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艺术，包括民歌、戏曲、说唱的演唱精华和历代有关演唱方面的理论著述和总结，经过几代民族声乐工作者在演唱、教学、创作和理论研究等方面的不懈努力与探索，和近百年的具体艺术实践，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始终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原则，正确处理了继承、借鉴、发展与创新等方面关系，逐步发展形成的。”^[1] 这种意义上的民族声乐蕴含着极为丰富且多样的表

现形式。20世纪至21世纪初,中国民族声乐历经百年变革,从传统迈向现代,形成了集科学性、民族性、艺术性与时代精神于一体,承载着中华民族独特精神与气质的新型歌唱艺术。

近年来,作曲家栾凯创作的《醉了千古爱》《牡丹亭》等一系列民族声乐作品,以浓郁的民族气质与古典韵味成为“新古典民歌风格”的代表,深受听众喜爱。作曲家以独特的新古典民歌风格独树一帜,其佳作不仅展现了独特的民族声乐形态与风格特征,更体现了其创作的包容性与创新性。在代表作《醉了千古爱》中,作曲家不仅巧妙运用了民族声乐和京剧、越剧等多种戏曲元素,还通过多元的创意技法,将不同艺术气质的元素进行有机融合。这种融合绝非简单的技巧堆砌,而是深度聚焦地将戏曲的精神与气质以抽象与具象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出来。作品既具象化地融合了戏曲元素,又通过个性化的抽象技巧,充分展现了情感波动与情绪张力,成功塑造了具备泛文化特征的戏曲精神与形象,极大地拓展了传统声乐艺术的表现力与艺术边界,实现了在传统民族元素基础上的创新性、融合性与时尚性表达,为当代民族声乐创作树立了新的典范。

作曲家虽然并未从传统戏曲内容中直接取材,但在《醉了千古爱》中巧妙地融合了多种戏曲特有的创作手法与表现技巧,并结合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律特点,以声乐演唱形式生动呈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邃意蕴。中国传统古诗词中的押韵与韵脚规律,不仅为声乐作品注入了丰富多变的节奏与律动,更彰显了其独特的韵律之美,使诗词与音乐的交融展现出非凡魅力,为作品的二度创作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增添了表现力。作品通过多样化的艺术表达,不仅在音乐风格上呈现浓郁的传统戏曲风味与新古典韵味,更在二度创作中展现出丰富的时尚气质与新颖的色彩感,彰显了不同文化元素与审美风格的融合性特质。在作品中,时尚元素与中国传统意境及民族声乐唱法巧妙融合,其独特创意深刻挖掘了作品意蕴,为民族声乐表现风格带来了革新,最终实现了中国古

典戏曲艺术精髓与民歌时尚音调的有机融合,为当代民族声乐创作树立了新的典范。

在《醉了千古爱》的器乐伴奏创作中,作曲家展现出独具匠心的融合性思维。他巧妙运用不同乐器音色的细腻变化与乐器角色的灵活转换,实现了乐器的和谐搭配,构建了层次丰富、富有动态的音景。同时,将充满叙事性的场景描绘与情感起伏的音调、音色融入音乐,结合绘画、文学等多元艺术元素,使作品中的情绪与情感如生动画面般跃然耳畔,栩栩如生。这种融合创新的思维,如同一位高超的织匠,将不同乐段与多元艺术元素无缝衔接、融为一体,使其浑然天成迅速吸引听众注意,展现了作品的现代韵味与时尚格调,为演唱者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开启了艺术表现的新境界。

二、《醉了千古爱》中戏曲元素与古典美相融合

在《醉了千古爱》中,作曲家对戏曲元素的匠心运用,赋予了作品浓郁的古典美,这正是作曲家十余年来创作出众多“新古典民歌”的关键所在。在创作中,作曲家将文学性、戏剧性与器乐性元素深度融合,既提升了作品的感染力与创新性,又深化了情感表达的层次。同时,通过凸显歌词韵律与音乐旋律中蕴含的古典美学特质,尤其是将戏曲声线的韵味感与跌宕感融入旋律创作,使作品展现出别具一格的艺术气质,为演唱者的二度创作筑牢了坚实基础。

在演绎这首作品之前,演唱者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与时间,深入钻研作曲家在创作中精心构思的词曲、音调及配器等细节,通过二度创作将作品的气韵与内涵完整、生动地呈现出来。在演唱过程中,演唱者需要精心构思多样化的技巧与表现方式,精确捕捉歌曲独特的戏曲韵味与古典美音效,使其跃然耳畔,充满生机与灵动之感。鉴于作品中戏曲声腔的显著特点,演唱者还需要格外注重塑造戏曲声音的线条感,以及戏曲与民族唱法在咬字上的紧密关联。演唱者需将清晰靠

前的咬字、流畅的运腔等元素巧妙融合，以充分彰显作品的古典戏曲之美。例如在演唱时，演唱者可依据一度创作中借鉴的京剧手法处理音响效果，凸显戏曲独特的古典韵味。与此同时，演唱者需要对作品的旋律进行类型化、平衡化处理，深入研究其中的京剧唱腔，并赋予其丰富的古典色彩。作品蕴含着细腻而复杂的内涵与情感，这要求演唱者运用多样化的技巧，生动地展现出唱段中的京剧韵味。演唱时需要强化润腔技巧，如滑音、波音、倚音等，尤其是叠音、颤音等，为旋律增添古典韵味，塑造戏曲的独特风格，展现中国传统戏曲的古典审美。如在演绎歌词“为爱痴心不改，到如今独感慨无尽悲哀”时，处理“痴”与“哀”字时，需要精妙地融入倚音润腔之法，使其韵味独特、情感深邃、跃然心间。特别是在处理“感”字与“花”字对应的乐句时，波音运腔技巧的运用至关重要，要让作品的旋律与风格都洋溢着浓郁的古典美，充分展现京剧的演唱精髓。在作品中，“痴”“感”“哀”诸字皆融入了京剧润腔之妙，而旋律之铺展，旋律线之设计，亦尽显戏曲声腔之古典韵味，令人陶醉。

此外，戏曲中的拖腔唱法也被巧妙地运用在了这部作品中。在静默间隙，演唱者需要巧妙发挥二度创作的魅力，深化音乐的戏曲韵味，细腻地展现出古典美的精髓。如在演唱歌词“长亭外古道边，谁在等待”时，尤其需要注重“待”字泛音的悠长延展，通过戏剧动作的表演与戏曲声腔的紧密结合，营造出强烈的画面感，赋予作品重现历史的镜头感。这种细节处理，不仅增强了音乐的表现力，更让听众仿佛置身于古老的戏曲场景之中。尤其在演绎作品尾声时，演唱者需要兼具充沛的气息与富有穿透力的声音，彰显鲜明的戏剧对比之美。特别是在演唱“醉了千古爱”时的强弱交织中，演唱者需巧妙糅合戏剧精髓，令旋律情感饱满，使整个乐段洋溢着古典韵味。作品旋律委婉悠长，意境深远，升华了整部作品内涵，巧妙地在古典与现代之间架起桥梁。

作品的间奏部分巧妙地融合了中国传统戏曲

元素，通过钢琴的演奏技巧展现了戏曲的古典美，成为引人入胜的亮点。作曲家虽用西方乐器钢琴模拟琵琶的音效，但通过精心设计的琶音、震音等戏曲演奏技巧，生动地再现了琵琶伴奏的独特魅力。电子音乐、笛子与管弦乐队和谐相融，营造出浓郁的戏曲古典氛围，增强了作品的民族韵味，深化了听众的情感体验。在创作中，作曲家还巧妙融入了诸多中国传统戏曲的器乐编配技法。例如采用类似支声复调的织体形态，这种技法是传统戏曲音乐中常见的表现形式，通过不同的乐器声部排列，既保留了传统戏曲音乐的和谐感，又赋予了作品丰富的层次感。古筝、二胡、笛子等多种传统民族乐器的融入，不仅完美复刻了传统戏曲中支声复调的独特韵味，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民族戏曲伴奏乐器的独有风采，以及京剧唱腔的鲜明节奏感，进一步凸显了作品的古典韵味。民族乐器古筝和笛子在流行音乐中的运用，不仅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形式，也为现代音乐带来了新的魅力，使中国传统戏曲的古典美在当代音乐语境下重焕新生，让听众在品味之际，深切体会传统与现代交织共融的独特韵味。

在作品中，作曲家不仅运用了丰富多样的戏曲创作手法，更巧妙地将其与现代音乐理念融合，进一步凸显了中国传统古典美的艺术魅力。该作品在坚守传统民族音乐根基的同时，凭借创意性的技法运用，使其音乐风格与气质发生了显著且深远的蜕变。“栾凯新古典民歌是在传统民族音乐的基础上继承发展而来的，作品里常常会借助一些戏曲特有的创作手法，来使音乐更具有中国风味。其中对‘板式’的借鉴尤为明显。”^[2]在戏曲中的板眼元素是音乐节奏的核心概念，类似于现代音乐中的节拍。它通过鼓板击的强弱规律来规范唱腔和伴奏的节奏，是戏曲音乐韵律和情感表达的重要基础。

《醉了千古爱》虽然没有严格按照戏曲板式连接，但其情感布局暗合了戏曲的节奏推进逻辑。从自由倾诉的“散”，到深情咏叹的“慢”，再到“快”或“紧”，最后回归悠长的回味。《醉了千古

爱》的戏曲特色在于韵味，而韵味的产生，恰恰来源于类似板眼的抑扬顿挫、轻重缓急的处理。歌者通过气息控制、和装饰音（如倚音、颤音、滑音等），在相对固定的旋律中变化的“板眼感”。因此，作曲家在传统板眼的基础运用中赋予其更多元化的创新内涵。作曲家不仅充分发挥了其擅长叙事与抒情的传统特性，还巧妙地利用这种节奏模式，使作品结构在逻辑性方面更显方整、整齐。在这种节奏模式下，旋律更加简洁明快，同时在伸展过程中融入了朗朗上口的美感，使作品在传承传统韵味的同时，更符合当代听众的审美需求。

《醉了千古爱》的旋律线条设计极为精妙，通过原板的加花、延伸等技法，以及将节奏放慢最终形成慢板效果的处理，使作品呈现丰富多变的节奏与旋律层次。在某些精彩片段里，作曲家匠心独运，通过变换节拍的手法，巧妙地为板式节奏增添了多样性。同时，长短音的灵活运用与装饰音的点缀，让音响效果变得丰富而动人，极具表现力与感染力。当演唱到“莫叹”二字时，旋律线条仿佛被拉长，以一种近乎拖腔的方式缓缓流淌，不仅巧妙地凸显了慢板的音乐韵味，更将一种悠长而深情的情感细腻地呈现在听众面前。此外，作曲家还在作品中多次巧妙地融入了一板三眼的节奏，悠长的韵律感如同画笔般，在旋律的画卷上勾勒出悠扬婉转、缠绵悱恻的线条，令人陶醉。这种通过板式变化塑造缓慢节奏效果的技巧，源自戏曲中的板眼元素，常被用来表达舒缓的情感以及起伏连绵的旋律线条。而戏曲中的拖腔元素与之配合使用，则进一步凸显了作品独特的音乐表现力和细腻、委婉的风格，深刻体现了中国传统古典美的艺术表达特征。作曲家精湛的技法如同一座微缩的桥梁，连接着戏曲的古典程式与现代音乐相接，技术处理始终隐于情感流动之后，使听众先被韵味感染，后为匠心惊叹。这或许正是中国艺术“技道合一”理想的当代回响——在慢板延展的每一个瞬间，千古之爱不仅被“醉”吟，更被重新赋予呼吸。让传统戏曲元

素在当代音乐创作中焕发出新的活力，也为民族声乐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艺术路径。

三、《醉了千古爱》的情感表达与现代时尚美相融

《醉了千古爱》不仅展现了新时代音乐创作所特有的融合性与创新性，更彰显出强烈的时尚美特质。作曲家通过其独特的创作手法，使作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颖风格与调性。此风格超越了传统戏曲与戏歌，也不受民歌、原生态歌曲或常规创作歌曲的局限，展现出高度的创意与融合性。从传统到现代，从古典到时尚，作曲家的创作跨越了多种音乐风格的边界。巧妙地将戏曲的韵味、民族音乐的底蕴与现代音乐元素有机融合，形成了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新古典民歌”风格。这种风格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音乐的精髓，更通过创新的技法和时尚的表现形式，探索了民族声乐在新时代的多样化发展路径。在该作品中，我们既可以听到戏曲的韵味，也能感受到流行音乐的时尚律动感。这种融合并非简单堆砌，而是在音乐结构上进行了精心设计。作品融合传统戏曲板式变化与现代音乐和声，民族乐器细腻表现与电子音乐现代感并存。通过这些创新性融合，作曲家成功地将民族声乐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使其既具有古典美的深邃内涵，又具备时尚美的鲜明特质。此外，作曲家对现代时尚美的表达探索也体现在演唱技巧的要求上。演唱者需要用传统戏曲的声腔技巧来演唱，同时又要融入现代流行音乐的演唱风格，使歌曲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达到一种平衡。这种对演唱风格的革新追求，既拓宽了演唱者的演绎天地，也为听众奉献了耳目一新的听觉盛宴。这种兼具古典美与时尚美的创作理念，为民族声乐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在当代音乐舞台上焕发出独特的光彩。

在《醉了千古爱》中，时尚与古典的完美融合首先体现在歌词的创作与改编上。如张倩倩在《栾凯“民歌新古典”作品审美内涵研究》中所

述：“《醉了千古爱》在歌词上运用古辞赋的写作手法，同时也吸收了古典诗词的语言音调美、音韵律动美，更包括古典诗词整齐均匀的节奏美，这便是民歌新古典歌词本身音乐美的另一构成之一。‘古辞赋’的歌词特点，使得‘民歌新古典’的歌词具备了文学语言本身拥有的音乐美感。”^[3]该作品的歌词深刻把握了传统戏曲的剧情精髓与台词韵味，巧妙融合情境氛围，通过精心提炼与创新改编，赋予了歌词新的生命力。它沿袭了戏曲作品的传统题材与剧情内容，通过改编、移植与创新，巧妙运用台词，最终孕育出既蕴含古典韵味又不失时尚气息的歌词表达。

音乐方面的创意同样出色。作曲家在吸收戏曲唱腔元素的基础上，对器乐部分的配器、节奏和音型等进行了富有创意的时尚化改编。这种改编巧妙地将现代音乐元素与古典文学、唐宋诗词等古典文化精髓融合，展现出一种既传统又新颖、既古典又时尚的独特美感。在二度创作中，演唱者需要将中国传统戏曲的韵味与民族唱法的精髓巧妙融合，对歌曲深邃的内涵与细腻的情感进行富有创意的诠释与表达。这些表现不仅充分展现了时尚性的创意与古典气质的完美结合，更凸显了时尚美的特征。作品中的古典风格和气质，宛如一座桥梁，既连接着时尚与传统的交融，也沟通着内涵与气质的和谐。作品在古典美的坚实基础上，巧妙融入传统经典戏曲的审美精髓，并与当代社会的审美趣味相融合，绽放出别具一格的时尚魅力。这一切充分展现了作品在新时代背景下对古典美学精髓的全新演绎。

《醉了千古爱》在创作中巧妙地将古典之美与现代之美完美融合，不仅忠实地传承了传统民歌的核心精髓，还巧妙融入了现代审美元素，成为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的典范之作。在中国民歌风格与形式的探索之路上，这首作品无疑是融合与创新领域的杰出代表。“这首歌曲还使用了大量的装饰音，更加体现出古典音乐和民族音乐的风格。演唱者要想把典雅的韵味展现给大家，就必须对作品有深刻的理解。”^[4]在演唱方面，该作品特别

强调依字行腔的传统技巧，展现出鲜明的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特点。在演唱实践中，演唱者需借助戏曲的演唱技巧，不仅要在状态上灵活多变，还需精准调控声音位置与音色，从而展现作品独特的现代时尚魅力。通过借鉴传统的戏曲依字行腔精髓，将歌词以字正腔圆的方式呈现出来，赋予作品时尚、古典与雅致兼具的气质。此外，歌词多以闭口音“ai”归韵，演唱时需巧妙融合戏曲与歌曲元素，展现其独特的时尚审美韵味。这不仅要求演唱者气息下沉、咬字精准，还要根据音调和旋律线的特点，精准地延长字腹的收韵，从而营造既传统又时尚的听觉美感。这种对细节的精准把控，使作品不仅在音乐上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也在演唱实践中展现了极高的表现力。

在作品的演绎过程中，演唱者需精准把握作品的审美内涵，而装饰音的运用无疑是强化古典韵味的关键元素之一。无论在作曲家的一度创作，还是演唱者的二度演绎中，这些装饰音都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如在演唱“为爱痴心不改”这一句时，“痴”与“改”二字的韵母“i”显得尤为重要。演唱者需要精心调控起音力度，巧妙借力前移，令音色清澈响亮，充满力量。此种细腻处理既承戏曲咬字韵律之美，又借声腔旋律之抑扬，生动展现古典韵味与现代审美的巧妙融合。通过这样的诠释，作品中的每一个字、每一句旋律都能成为传递古典与时尚交融之美的载体，让听众在欣赏中感受到作品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独特的艺术魅力。

在作品的演唱过程中，肢体动作的运用不仅为作品增添了丰富的视觉表现力，更成为传递其时尚美与戏剧性的重要手段。该作品活力充沛，气息灵动，既饱含浓郁的戏剧韵味，又彰显鲜明的戏歌特质。它既有大气磅礴的戏剧性乐句，又有细腻入微的情感表达。在演唱过程中，演唱者需要以充足的气息为基础，保持身体的稳定，同时双臂微微摆动，以确保声音的绵延起伏和婉转悦耳。在细腻的音色对比中，演唱者还需要灵活调整气息，使歌曲的情感与戏剧内涵得以生动展

现。借助不同的肢体语言,演唱者不仅可以明确这种变化对比的特点,更可以为听众呈现了一种身临其境的视觉化戏剧效果。

在中国传统戏曲中,肢体动作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它传承了中国戏剧表演艺术中的“手、眼、身、步、法”五种技法。为了引领观众沉浸于歌曲的情感深渊,演唱者需精准协调“手”与“眼”的动作,使“眼”随“手”之舞动而流转,同时“手”亦应顺应内心情感的波澜而挥洒。这种肢体语言的运用,不仅能够增强作品的表现力,还能进一步拉近与观众的距离,使观众更深入地感受到作品的情感魅力。

此外,演唱者在演唱时还需要巧妙融合电子音乐与管弦乐队的编配,以此彰显中国传统戏曲与西方文化交融后的独特时尚美感。这种融合并非简单地拼凑,而是通过精心的设计,使两种文化在音乐中和谐共存。优美的旋律、温馨的伴奏,以及新颖多变、层次丰富的音乐色彩,共同在作品的演绎中绽放出时尚美的璀璨光芒。通过肢体动作与音乐元素的双重融合,作品不仅在听觉上为听众带来了一场古典与现代交融的音乐盛宴,更在视觉上呈现了一场戏曲与时尚完美结合的戏剧化表演。这种全方位的艺术展现,使作品的古典美与时尚美相互映衬,熠熠生辉,成为当代民族声乐领域中的一颗耀眼明珠。

四、结语

作品《醉了千古爱》充分彰显了其与中国传统京剧的紧密联系。无论是体裁、形式,还是风

格、审美,作品都呈现了民族声乐中难得一见的古典美与时尚美。作曲家在一度创作中巧妙融入丰富的戏曲元素,演唱者在二度创作中则深度演绎内涵、创意表达,凸显了作品的独特魅力。为了在演唱中完美呈现这些多元的审美要素,演唱者不仅在表现古典美时保持气息的沉稳与均匀,同时对乐句进行细致入微的戏曲化、声腔化处理,确保乐句与意境连贯,巧妙换气,变化咬字位置,实现声断气连的艺术效果。此外,演唱者还需在作品中展现多样化的时尚美,通过对每一句起音、尾音和收韵的精准把控,实现创意性的表达。在二度创作过程中,演唱者必须精准地把握情绪、情感、意境和气氛的表达,做到收放自如、张弛有度,充分展现不同审美元素之间的巧妙转换。《醉了千古爱》的成功演绎,离不开演唱者对传统戏曲韵味和当代民族声乐时尚调性的深度融合与把握。这种融合不仅彰显了中国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还深刻反映了当代作曲家在民族声乐创作中,对多样化传统戏曲元素进行创新性运用的努力,从而进一步彰显了鲜明的时代精神。

参考文献:

- [1]刘辉.再论中国民族声乐的文化定位问题[J].中国音乐,2006(1):122-127.
- [2]李木兰.栾凯新古典民歌中戏曲元素的运用及演唱分析[D].成都:成都大学,2021:8.
- [3]张倩倩.栾凯“民歌新古典”作品审美内涵研究[D].无锡:江南大学,2021:14.
- [4]崔焕珍,穆慧琼.《醉了千古爱》曲式分析及演唱风格[J].北方音乐,2019(18):101-103.